

# 占城人物(三题)

■ 卢 苇

## 北门三姐

占城有三个大脚姑娘,天性活泼,不拘俗礼。人们暗中呼之为乱脚菩萨。但在场面上,因为她们都住在北门一带,故又称之为北门三姐。

北门三姐远近闻名,不在脚大胆子野,而在她们都是父母的独生女儿,才貌出众不说,身世命运也几乎相同。

三姐们的父辈都是占城商人,也都是先后从南洋辗转回到故乡占城的。不久,辛亥枪响,革命风起,三姐们的父辈就歃血从盟结为兄弟,在占城扯起了共和大旗。振臂一呼之际,四方云集,直杀襄阳府。占城义民遂成为武昌首义之后鄂省州府第一军。然而,僵虫百足,死而难绝,万事开头难,三姐们的父辈终于又先后为共和献出了生命。三个富裕家庭随之如日坠中天,落入贫寒之境。

三姐中,大姐桂玉清,父亲原是个买办,头衔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占城总代理。桂家的生意不说日进斗金,也称得上财帛如流。因为有钱,桂玉清从小就受到良好教育。她毕业于教会中学,汉语英文兼通,加之身材健美,举止端庄,言行之中便颇有几分不让须眉的气概。

二姐梅玉萍家境中上,父亲开设一家广升铁号,专门销售铁器。铁钉铁锅,铁锚铁门,甚至车船机械,独行独业,客货双通,商品多从外洋购入。梅玉萍五官清秀,雅好诗书,性如冰玉,爱怨分明。有亲戚说媒,带了个新加坡混血儿上门。父母问她何意,她面也不露,说道,我不嫁外国种!一句话就堵了回去。

三姐柳玉芳的父亲精通水运,开办春茂货栈,

专营汉水船航。有五十吨货船数十条,往来鄖阳、汉中与武汉、上海之间,运走山珍,输入洋货。占城八座大码头,他一家长年使用的就有三座。柳父有钱不贪,乐善好施,是占城有名的柳善人。柳玉芳大有父风,轻财重义,酷爱男装。当着玉清、玉萍两个姐姐开玩笑,常常自称“汉上柳公子”。

民国三年,春节刚过去,占城换了新县长。政界的事应该跟北门三姐毫无关系,可这回例外,随着新县长的到任,北门三姐的闺阁就开了门。

这一天,新任县长杨春霖突临桂府拜访,原来他与桂玉清在省府公干的表哥唐立河是同学,此次前来上任,为桂家带来了武汉亲戚的书信礼物。桂家因无男主,桂玉清自然陪着母亲见客。杨春霖温文儒雅,彬彬有礼,虽脸庞略显清癯,一双眼睛却灼然有神。言语之间,桂玉清与其偶一对视,便觉电光石火,遍体骤热。叩问即毕,杨又送上一个皮包,说是桂玉清表哥专门带给她的新书。

客人走后,桂玉清检看皮包,十几本书全是经史子集一类,虽说有新释、别裁、浅论、志略等新词冠名,内容毕竟脱不去旧窠。在桂玉清眼下充其量也就是一种新说而已。看到最后,终于有一本小书引起了她的注意,书名为《外国议会综论》,内容新奇,闻所未闻。桂玉清略一翻阅,长叹一声道,惭愧,竟不知人间还有如此世界!低头细看著者,署名向西明。很生疏,不知何方人士。皮包内有表哥一信,拆阅后,桂玉清方才明白兄长送物送书的良苦用心。原来,表哥意在给她牵根红线,对方就是刚刚见过面的杨春霖。

然而，桂玉清在心中一刀便斩断了表哥牵来的红线。

自从父逝母寡，饱读诗书的桂玉清即视官者如寇仇，曾经当着亲朋好友的面发誓，宁可贫困幽居至死，也不入官场不嫁官员。

她当即给表哥写信，先申己志，再谢表哥厚意，也谈了对杨春霖的好感。最后说到《外国议会综论》一书对自己的震动，深感眼界的狭窄，提出一旦有了合适的机会，她想出国看看，请表哥费心帮忙。

尽快安排好家事，着速赶来武汉。

桂玉清接信后即将母亲托付给亲戚，又略备酒饌与两个妹妹小酌以别。酒酣耳热，二姐梅玉萍开口道，姐姐不是誓不入官场吗，为何又要出洋去看别人世界？桂玉清不及回答，三姐柳玉芳叫道，对呀，姐姐说走就走，闹得人家心里空荡荡的。既然不想当官，出洋看什么呀。心口不一，还是贼心不死！

桂玉清没有说话，端起一杯酒喝干，问道，我们是不是姐妹？梅和柳没听明白，迟迟疑疑答道，当然是呀，问这干啥？桂玉清不解释，又问，我们的父亲是不是死在官场？这次梅和柳同声回答，是的。桂玉清又问，父志儿继该不该？梅、柳又是同声答道，当然该！桂玉清停一停，说声，那好。接着斟满杯子，端起往梅柳杯子上一磕，说道，喝！一仰头，三人亮了杯底。桂玉清又道，我发誓不入官场不嫁官员，那是对别人的东西而言，我要的是自己的官场和官员！我看了《外国议会综论》一书，茅塞顿开，这次出去就是要看个究竟的。中国不可能早晚遍地仇杀，更不可能没有老百姓的官场和官员！

桂玉清出国一年有余，遍历亚欧诸多国家，下马看花，腹笥累累。

当然也有不惬意的插曲，考察团中一个名叫元官龙的青年男子拼命追求桂玉清，元言行粗鄙，吹嘘自己乃是当今中国第一人的至亲，回国后就要出任某省督军之职的。桂玉清虽极为鄙弃该人，可顾忌表哥处境，又不愿过于开罪。只有尽量规避，虚于委蛇。那人却又不知廉耻，以为桂是羞怯，行为反而愈加张狂，竟然每天一束鲜花两句情诗送给桂玉清。一路上闹得人人侧目，诤议不断。归轮靠拢上海码头，考察团员正要下船，那人扑通一声跪在跳板前，硬要背桂玉清上岸。桂玉清大惊，凛然坚拒。那人竟然又欲肆意强行，惹得人声大哗，船长请来巡捕干涉方才得以平息。为避那人到武汉后再次受横，在同行女友的帮助下，桂玉清当天即悄然离团，独自乘火车先回武汉，不巧的是表

哥赴京出差了。桂玉清留下一信，包租一只木船，连夜张帆而归。

桂玉清不知道，她离开一年，国事家事都不平静，梅、柳二人也遭了难。

事情最初的起因是一次放风筝。

新县长杨春霖自到占城，先审狱，后清库，再甄别衙中干员，快刀斩乱麻，澄清吏治，有口皆碑。政事初定之余，杨春霖常常布衣简从深入乡里了解俗情。三月三踏青，杨春霖叫上几个朋友也去城郊放风筝，这就遇上了梅玉萍和柳玉芳。两架风筝绞上了，一起扯散时，柳玉芳笑道，几个大男人，竟然放这种东西！杨本来已对两女子放的铁爪苍鹰感到新奇，一听此话更觉不俗。遂回一句道，虽是沙燕，绝非俗鸟，岂可称之为东西？那意思是你信口开河，可知道它的来历吗。柳玉芳张口便答道，你可笑，燕雀不知鸿鹄志，儿女私情在红楼，称其为东西已是抬举了。那意思也明白告诉对方，沙燕是曹雪芹创制的，我瞧不起儿女私情。梅玉萍也不屑地接了一句，甘露腐鼠，爱弃不一，是谓人各有志。杨春霖略显尴尬，说道，敢问两位尊姓大名？柳玉芳又笑了，说，没道理，要问该你先报过来才是。杨愣一愣，也笑了，言道，对对对，鄙人姓杨名春霖，湖南——什么？你叫杨春霖？新来的县太爷？梅柳也愣住了。有此一面，三人遂成为朋友，志趣相投，日益密切。突然有一天，从襄阳行署开来一队铁骑，抓走了杨春霖和梅、柳二姐。罪名是反对帝制，逆党首领。

半月后，桂玉清到家，进门即闻听梅、柳之事，不及洗漱，立至两家探望。得知祸事详情后，黯然神伤。归家一夜不寐，第二天一早就雇车南下襄阳。经数天周旋，终于在狱中见到梅、柳二人。也不多话，叮嘱保重，万万不可哀戚自毁。出了监狱即搭乘班车赶往武汉。

桂玉清见到表哥，才知此时唐立河已被省府除名回家，理由是言行不端。表哥告诉她，眼下复辟与反复辟势若水火，当权者极可能要拿一批人头示威。杨春霖是孙党中人，决绝反对复辟帝制，在占城组织了地下武装，此次事泄被抓，后果可想而知。桂玉清问表哥缓解此事的要害之处，表哥说出了一个令她大惊的人名，那就是在出国途中一直死缠烂磨追求她的元官龙。

表哥告诉桂玉清，元官龙如今是省府督军，庸才居高位，就因为靠山无敌。此人愚昧顽劣心狠手辣，刚上任不满一礼拜就杀了两批新锐志士，成了真正革命党人的死敌。表哥还说，你上次信中问《外国议会综论》的作者向西明，那是笔名，其实就

是杨春霖。听过表哥所言,桂玉清半晌无语,心中却如水煮汤沸。深思片刻之后,她对表哥款款说出一番话来。唐立河听得目瞪口呆,神色惊恐,张口结舌久久说不成句子。

三天后,唐立河复职。省城各大报纸当天均登出重要消息,督军元官龙与鄂北才女桂玉清今日在汉口璇珑大饭店隆重举行订婚仪式。

几天后,唐立河手持元官龙亲笔赦免令前往襄阳府。然而,晚了。就在唐立河赶往襄阳的同一天,杨、梅、柳三人一起被处死。唐立河只算是匆匆而来替好朋友收了尸。

唐立河回到武汉,面对桂玉清咬牙切齿,痛言,上了元狗大当!随后大病逾月,从此闭门撰述,

绝迹社交。

桂玉清从走进表哥家门,直到走出来坐上元官龙派给她专用的汽车,一句话也没有多说,端庄的脸庞如无风的湖面一般平静安详。

三个月后,鄂省各大报纸登出惊天新闻,通栏标题为:督军喜宴新人双双被毒,北京首揆惊骇限期破案。

省府下令全城戒严搜捕,一城惶惶。唯有唐立河在幽室痛饮长歌:女儿报国压须眉,国运不昌堪为迟。白日梦醒落霞去,正补明朝朗朗时。好,好啊,我的好妹妹!

言毕,放声大哭。

## 南街一环

占城南街不长也不宽,但很有名气,就因为三个字,戏楼多。

戏楼其实就是青楼,《占城志》有言:商贾辐辏,烟火万家。青楼就是其中一家,而且是一大家。曾经有陕西客商途经占城,夜宿南街春在楼,行别前写下数句曰:户户皆花家家玉,密密粉香情情腻。楚王巫山云带雨,不如南街夜半趣。管窥之下,南街烟花之盛可见一斑。

赵家班子的碧云栖戏楼,位于南街的南端,坐西向东,一侧紧抵城垣,背后即为蜿蜒长流的汉水河。房舍为两井连院,前后皆为双层小楼,通廊雕花。面街立一歇山云牙门楼,簷下挂“碧云栖”长匾。因位置稍偏,喧闹少弱,加之内外往来皆金钗银环、锦衫绣靴之人,上下风动全是丝竹管弦、轻歌曼舞之声。一隅静僻,反倒成就了碧云栖幽雅别致的风流神韵。

五月半的一天,碧云栖住进了一主一仆两位广东客人。

主人姓邝,自称为南粤商人,经营土漆买卖。他包租了后院南侧楼上顶角两间房子,租期一年,说是要在占城等一个从南洋做市场考察的回国兄弟。

邝先生短衫肥裤,身板粗壮,戴一副淡色茶镜,遇人从不轻易开口,你就是先找他说话,也顶多回一个嗯字,土豪气熏天。他的仆人吴四,却与其截然相反,西装革履,细皮白肉,言语机敏,习性亲和。两间房,邝里吴外。出出进进,两人又不注意分个先后,邝比吴高出半个头,主仆的身份就像错了位。

碧云栖既是戏楼,当然是女流如云。邝老板模样老土,玩姑娘的劲头却不一般。今天要翠花姑娘陪酒,明日请春芝小姐唱曲,后天又换了秋荷领班弹琵琶。不满一个月,碧云栖院子里的姑娘大大小小都叫邝老板请了个遍。二楼包房天天金声玉振,燕语莺啼,邝老板几乎连楼都不下,时时醉在温柔乡中。仆人吴四却又不同,只要是老板房里有姑娘,他从不进去搅和,因为自有姑娘带的人服侍左右,他似乎倒得了清闲。一会儿上街走走,一会儿出后门到河堤上遛遛,一会儿跑到厨灶上看看,一会儿又拐进茶房里坐坐,但最多的还是满城逛街,专拣热闹地方窜,连县衙门、枪兵营也交了不少酒肉朋友。虽说吴四穿着齐整,但毕竟是个仆人,加上他为人随和,见多识广,眼尖手快乐于助人,眨眨眼工夫就和碧云栖院子里的下人们成了无话不谈的老熟人。

这一天奇热,闷到黄昏时下了场暴雨,雨小时已是晚饭过后。吴四正在茶房里跟人说笑,突然听到院子里有吵骂声。出门一看,原来是哑巴傻妞在出马桶,大概是下雨路滑,在院子里摔了跤,装粪的小车翻了,粪水雨水臊臭一片。班头赵二娘为此正在喝骂,边骂边用一条戒尺在傻妞背上打。因为傻妞不回口,赵二娘就用劲猛抽,眼看傻妞的白府绸衬衣上有了红点子。吴四上前劝道,行了行了,二娘消消气,你大人有大量,何必跟傻妞较真。赵二娘看是吴四,虽说是个大主顾,可毕竟是个仆人,瞥一眼,说道,吴先生,我这是在教训下人,你看看她,能吃能睡,一身懒膘,只要干点活就给人找麻烦。五六个马桶一小车,你也长点心呀。这屎呀尿



重生

丰子恺

呀弄得满院子臭气冲天,不说别的客人,你吴先生心肠软,保得住你家邝先生就受得了?吴先生,这傻子犯事不是头一回,不打不成才。要像你刚刚那么说,啥较真不较真的,别人不清楚,听起来倒好像是我在故意找她的茬呢。吴四听了,苦笑一下,又说,二娘多心了,你对傻妞的好处我听人说过,只是觉得,两个大院的杂活都压在一个小哑巴身上,也的确够呛。虽说又哑又傻,但毕竟还是个人,是个性命,比起银钱,人总是要金贵得多——哎哟哟哟,赵二娘打断吴四的话叫道,吴先生,你是越说越不像话了,你的意思是我坏良心了,好好好,明给你说吧,这小哑巴领进门的时候,只差断了一口篋篋气,就那还花了我十两银子。十几年生养,天地良心,我可从来没有外待她。现如今满打满算才干了三年活,连一回客人都还没有陪过,这个账难不住你们南边的大老板,你可怜她,把她当人看,一个人情做到底,干脆替她赎身,免得在我这里不是人!说完冷笑一声,看佣人们都来帮忙清洁了,转身就走,狠狠言道,老娘活了半辈子,没见过不爱钱的,耍嘴皮子充好人,谁不会!

谁也没有想到,第二天,邝老板就拿出二百大洋替傻妞赎了身。

据赵二娘贴身丫头小萍说,一见银票,二娘当时也变成傻妞了,两只眼睛瞪得比牛蛋还大。二百大洋能再置一座碧云栖呀,叫谁都要吓个半死。

傻妞自从赎了身,就跟着吴四一起侍奉邝老板。

事随时移,几个月过去,傻妞渐渐变得鲜亮起来。一天,吴四从外头领进来一个瘦弱汉子,说这就是傻妞的丈夫,本是邝家的伙计,专程从广东赶来接傻妞的。随着,邝老板出面在碧云栖大摆酒筵,为傻妞办了婚事。

傻妞临走那天,众人相送,赵二娘声言有病,闭门不出。傻妞跪在门前磕了三个响头才动身。

听听人声渐远,赵二娘在房内号啕大哭。

白云苍狗,世事莫卜,就在傻妞走后半年,碧云栖遭了大劫难。

这一天,占城驻军北洋九师三团的团长钱为孝亲自带兵包围了碧云栖,抓走了邝老板和仆人吴四,罪名是豫北巨匪老白狼的心腹兄弟,属政府通缉要犯。那其中的仆人吴四倒是邝老板的主人。碧云栖窝藏匪首,当然罪大。有司称,碧云栖名为戏楼,实乃妓院,伤风败俗,污浊当世。着即抄没资财,遣散人员,派为驻军马料储库。楼主赵二娘打入死牢。

七月十五过鬼节,钱团长要在占城东门外的大洼子处死邝、吴二匪,把赵二娘弄去陪法场。枪一响,赵二娘吓死过去,醒过来就疯了。监刑官马槐志一看,吓的吐了一口黏痰,扬长而去不再管她。当天晚上,夜深人静之时,一辆马车走进东门刑场,也不停,车上下来数人,把邝、吴尸体抬上马车,匆匆而去。

从此以后,占城的大街小巷就有了个要饭的傻女人,她就是赵二娘。

过了新年,二月二龙抬头,老白狼上万人杀进了占县城。因为事先派有内应,所以入城之兵势如破竹,无坚不摧。两个时辰不到就杀了北洋兵商团兵一千多,顺手就抢了银楼、商铺,砸了官衙、监狱,而后滚水一般从四面八方围住了钱团长驻军的龙王庙。见大势一去,吓破苦胆的钱团长穿了件和尚袈裟从下水道里爬着逃了出去,留下了个副官马槐志当了替死鬼。

老白狼亲审马槐志,问他,狗杂种,你们把老



子广东的客人日弄到哪里去了？马槐志听了一愣，回道，怎么是你的客人？他们不是你的兄弟吗？老白狼大眼一瞪，一耳光抡过去，骂道，日你姐！敢跟老子拽文！你妈个鸡巴，老子要有那兄弟倒好了，他们是老子天大的稀客，是孙大总统派给俺的军师诸葛亮！狗日的，老子还没见面呢，你个杂种们就下了黑手！杀了就杀了，说！尸骨给老子日弄到哪儿去了？说出来老子饶你不死！马槐志满嘴是血，呜呜啦啦道，原来如此，告密呀，是他们自己内部出贼了！尸体？哈，当晚就叫人偷了，团座为此还踢了我一脚，骂我是窝囊废。接着又大叫道，老白狼！吃人不吐骨头，叫你抓住就没想活，要杀就杀，用不着编套子，偷走尸体又不想厚葬吧，婊子君子你通吃！

这一次，老白狼没有发火，眯了眼皮看看马槐志，慢慢说道，好小子，还算有种，可你狗日的给袁大头卖命，牵连八辈祖宗！行，老子信你一回，全城悬赏查找，三天见不了，莫怪老子不仁义！

三天后，老白狼在邝、吴被杀的地方亲自砍了马槐志。

风水轮流转，一匪又一匪。老白狼叫袁总统杀了，袁总统的皇帝梦叫国人破了，京城里走马灯似的换掌柜，占城里的小老百姓又过起了随波逐流的日子。也不知过了多少年，也不知是从哪一天开始，人们忽然发现，南街南头破败不堪的马料库竟然有了变化了。

马料库换了主人，内外粉刷一新，歇山式的门

楼上挂了一块新匾，乌黑锃亮，三个烫金的颜体大字写的是“碧云环”。

碧云环仍是戏楼，不过里头没了姹紫嫣红的女流之辈，多是文人雅士的饮酒赋诗、聚会吟唱了。当家人姓邝，一个十足的文弱书生。夫人姓吴，名玉环，面相清和慈善，就是不能说话，是个天生的哑巴。夫妇双方只有一个老妈，又有点痴傻，平常日子吃了睡，睡了吃，连门也不出半步。一到雨天就发病，站在雨中高喉咙大嗓子的唱梆子，谁也莫想劝住她，唱来唱去也就是那几句：

恨上来骂法海不如禽兽，  
你害得俺，  
一无有亲（呐），  
二还无有故，  
无亲无故，  
孤苦伶仃哪里奔投。

唱累了自己就走到后院正中一间屋子里，对着神案磕响头。牌位有两块，一块上写恩人吴讳□□先生之位，一块上写恩人邝讳□□先生之位。

有城中老人忆起旧事，背下里发感慨，说，碧云环，碧云环，碧云还栖。唉，如今这世道，难得，难得。

据说，碧云环戏楼一直红火到日本鬼子打进来。此后，便黄鹤一去，再无音信了。

## 堤下双姝

占城有句呛人的话，叫做“想充英雄，爬龙杆去”。意思是，谁说谁有本事，先莫吹，爬不了双龙旗杆，一边凉快去，还算个男人！

说起来还真叫人憋气，全城爬龙杆爬得最漂亮的竟然是一娘同胞的两个女子。

俩姐妹姓方，大的叫大姣，小的叫小姣。用占城话说姐妹俩是船上人。老父老母守着一条划子船，大河里打鱼城里头卖，一家人就住在堤下街。

依汉水而生而兴的占县城，一条弯弓似的长堤足有十里长短，紧紧地偎在西城脚下，上下排开十几座大码头，南来北往的船只如白云飞鹤，聚散如蚁。光绪十三年奉旨修志，有人作过统计，每天停靠占城诸码头的来往船只，仅三十吨以上的就在两千五百艘左右，所以志书上称之为“年贸易总额五千万两白银，税银纳输为国帑一柱”。船多，

船家当然就多。船上人来去无定，漂泊四方，为了求方便，邻河靠城的堤下街自然应运而生。

堤下街住有千余家，真正是鱼龙混杂，良莠莫分。方家姐妹的父亲方老石，为人忠厚正直，会几手拳脚。打鱼艰难，日子紧蹙，但济危扶困从不吝啬。在堤下街多有人缘。所以，虽然养有一双花朵般的女儿，却从没有人敢生非分之想。当然，深说起来，除了方老石的威望之外，两个女儿来历奇特也有震慑之力。

那一年，四十五岁的方老石还没有子嗣，急得发疯，决心烧大香朝武当许愿。他找到进香会，一把掏完了自己多年攒的辛苦钱。进香会立即行事，第二天就将方老石抬上滑竿，披红挂锦，敲锣打鼓，一路喧赫奔向武当。两天后进入山门，在山下的老营镇找好旅店。当晚方老石再次斋戒沐浴，早

早歇息。翌日起个大早,滑竿工人饱餐一顿。十几个光头汉子,一律精壮小伙,光了上身,头扎赤符,描眉画目。单等捆绑停当,炮仗锣鼓一响,方老石点了大香,众人扛起滑竿就顺山道快步急上。换人时也不停步,前后均有人小跑着呼喝响应,拉长声音大叫——上大香了!大香朝武当了!大香敬祖师爷了!

上大香中最狠的一种,就是把一根纺棉花用的长铁锭子烧红,对准人的脸颊一下子穿过去,皮焦肉烂,鲜血淋漓,要的就是个无比虔敬。道上如蚁的香客,只要听见上大香的喊叫,立即像船头劈水一般地往两边闪让。滑竿便一直往上飞奔,不能歇不怕痛,不登上峰顶跪在祖师爷面前绝不能取下“大香”。

方老石朝武当回来不久,大河起洪,巨浪滔天,老年人都说是百年不遇。一日,又是大风大雨,河水陡涨,男女老少倾城而出上堤防洪。突见上游流来一只倾翻大船,从中传出叫喊救命的声音。风大浪急,骤雨迷蒙,众人皆不敢乱动。只有方老石一个猛子扎进激流。再出头时已在翻船旁边,眨眨眼就从船肚子里扯出一团东西,拼命救上岸来,打开一看,锦被包裹的竟是两条小青蛇。众人大惊,县太爷看了,赶紧叫人支好万民伞,将锦包放在下面,点香上供。问方老石,救命声真是它们所喊?方老石答道,我听得真真的,就是它们。县太爷轻叹一声,说道,好了,河神杨泗爷显灵,大水要退了!众人听了正在惊异,只见两条青蛇已经重新爬进雨中,接着爬下大堤,弯弯曲曲地进了堤下街,在众目睽睽之中,摇摇摆摆地爬进了方老石家的院门。

到年底,方老石的老婆就有了身孕,足月产下一对千金。孩子落地那天深夜,方老石先在船上拜了祖师爷,他跪在牌位前连连磕头,口中喃喃道,谢谢祖师爷,谢谢祖师爷,我就没敢要儿啊。第二天,方老石置办厚礼直奔武当山,登上极顶天柱峰金殿,跪在祖师爷面前还了心愿。女儿满月要挪窝,方老石就给姐妹俩起了名字叫大姣小姣。

有了后人,方老石的日子就多了不少内容。养家糊口多打鱼,含辛茹苦把女儿当作儿子盘。为她们请私塾,教她们习武艺,一刻也不敢荒疏。老妻病重临走的时候,拉住方老石的手不落气。方老石说,你放心去吧。我知道你的心事,那种事,你放心,我死也不再干了!再苦再难,我也要把她姊妹俩养大成人,直到光光彩彩地送出门,叫她们安安生生地过一辈子!

时光荏苒,到了己酉这一年,大姣小姣都长成

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

中秋过后,占城县奉旨举行秋操,也就是驻军演武。城小地偏,没有几个军人,为了壮大声势,就叫全城百姓中胆大力强、身怀绝技之人也报名参加,男女不限。演武最后一天的活动是在县衙大门前举行,比赛爬门前的双龙旗杆。参加演武的人众有千把,一口气爬上龙杆尖顶的只有方老石的大姣小姣。

县太爷很年轻,把大姣小姣姐妹叫到面前看了又看,满面笑容。叫人喊来方老石问了问,赞叹说,你教女有方,本县令要褒奖你。你老了,长年打鱼受不了,就到县衙来当差吧,平时教一教差役们强身健体之道。大姣小姣由本老爷保举她们进沧浪书院读书去,天下需要人才啊。

方老石一听大惊,正要谢绝,却被县太爷堵了话头。大姣小姣早已是欣喜万分。读私塾的时候她们就知道,沧浪书院在全省都有大名气。但是贫寒人家的子弟,特别是身为一个女子,虽说世道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但要想跟男人一样进沧浪书院去读书,那是做梦都不敢想的。等到县太爷又去和别人说话时,小姣调皮地一扯姐姐,耳语道,姐,你看,这县太爷长得还真漂亮呐。大姣拧一把小姣的胳膊,脸上飞起了一片浅红。

眨眼间春夏秋冬过去,大姣小姣姐妹一年苦读,眼界胸襟大开,通过沧浪书院对外的切磋交流,更结识了不少有抱负的朋友。大姣曾对小姣说,读书越多越觉得活着有意思,越觉得人活一辈子就应该做番大事业。

这天傍晚,小姣一个人回了家,对爹说,姐不让等她。父女二人吃过晚饭,洗涮一毕。小姣给爹沏上茶,又点上一袋烟,然后一本正经地说,爹,我现在给你说个事,你要保证,听了不能动气。方老石看女儿一眼,道,说事就说事,阴阳怪气的干啥,没正样。小姣说,不是怪气,我这是正经。因为是个大事,爹不能马虎。方老石听着不像是撒娇开玩笑,就板了脸道,说吧,爹当真听。

小姣看一眼方老石,吸口气,说道,爹,姐跟县太爷好上了,姐不敢当面给爹说,叫我替她说。这时候他们就在县衙里等着,爹一吐口,我就过去叫,他们俩就回来给爹磕头。

方老石听了不惊不躁,默头吸烟,一句话也不说。小姣一时摸不着头脑,她原来以为爹听说了不是大喜就是大怒呢。

方老石吐口烟,闷沉沉地开了口,好啊,儿大不由娘,爹知道这是你们姊妹俩商量好的,我管不住了。不过,小姣,爹问一句,你们清楚不清楚他

的来路？难道因为他叫你们进了书院，三两天混熟了，就贸然以身相许？你和你姐就没有听到点什么？城里人哄传他是革命党，早晚要在占城闹场大事——

爹，爹！小姣叫起来，这些都不是爹该说的话嘛，别人说三道四，爹不是最讨厌嘛。平时，爹不是教我们要有胆量有志气嘛，不是说人一辈子不能窝窝囊囊地活嘛，不是也常夸他当官不像官，不是也说这世道实在太糟糕了嘛……

好了好了，方老石打断小姣的话，紧紧咬住玉石烟嘴，吧唧吧唧连吸几口，拔出来，长叹一声，说道，爹是怕你们太年轻，担不了大事……罢了罢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去，叫他们回来，爹的头不磕不要紧，要紧的是给你们娘磕头！

方老石的担心没有错，年轻的县太爷正是革命党人，也正准备过了新年就在占城武装起义，他们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但不久的一天，从襄阳突然赶来一大队辫子兵，他们破了占县城中的革命党，把县太爷的首级挂上了双龙旗杆杆顶。但不知道为什么，辫子兵没有抓大姣。

方老石决定出走，他带着两个女儿连夜驾船顺流疾下，欲避难武汉。

船至中流，大姣喝叫停船，方老石和小姣均大吃一惊。方老石道，有话你说，船不能停，官兵知道了会追上来。

大姣冷笑一声说，爹，话该你来说，我问你，为什么要告发他？为什么呀！

什么？小姣惊呆了，大叫起来，姐、姐！你在说啥？你在说啥嘛！

大姣面无血色，立在船的另一头，说道，小姣，

你莫问我，要说，叫他说。

方老石不摇桨了，扑通一屁股坐在船板上，像一摊稀泥，他有气无力地说了声，既然知道了，也好。小姣，你下了锚，听爹说明白。

小姣坐下了，大姣还是挺立着。船不走了，在河中一晃一晃地摇摆着。

方老石点一袋旱烟，吧唧吧唧狠吸几口，说，爹老了，爹不能再眼看着你们往死路上走，爹年轻时候啥事没有干过？问问你们娘！漳城起反，我们江湖会一万人众，爹就是老大，又能如何？唉，还不是人头落地，血流成河！不，不，爹躲来躲去，二十年了，爹老了，你们娘死不瞑目，我知道她的心事，我不能再叫你们姐妹……爹老了，不能没有你们姐妹了……

大姣哭了，她呜咽道，就为了我们，就因为你们怕了，你就去告密，去卖他的命，去卖自己良心，爹，你还是个爹吗？你真对得起我娘？你原来再英雄，现在也是凶手！

方老石说，不，爹不是凶手！我没有告密，你爹不是那种人！我、我只是到教堂去忏悔，想求上帝保佑，可是，谁知道洋人清妖是一伙啊。大姣，你错怪我了，爹已经后悔死了……

大姣突然跪下，朝方老石磕了两个头，哭一声，娘！我来了！立起身扑通就跳进了激流。

大姣！方老石号叫一声，还没有站起来，噗的一口鲜血喷出，昏倒过去……

三天后，占城县衙前双龙旗杆顶上的人头不翼而飞。官府惊恐莫名，老百姓心里有数。

日夜有兵把守，还能在那上头逞英雄的，天底下只有大姣小姣。

（卢苇，现居湖北老河口）

〔责任编辑 李向荣〕